

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麼？

「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着花也未，可也在那裏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誇獎人的。但西瀛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當得起一句天津話：『有根』了。」而且「像西瀛這樣，在我看來，才當得起『學者』的名詞。」（晨副一四二三）

西瀛教授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體製方面，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裏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現代六三）

雖然抄得麻煩，但中國現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互相選出了。

志摩先生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只吶喊集裏兩二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為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裏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晨副一四三三）

西瀛教授曰：「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構陷人家的罪狀。……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裏出來——手邊却沒有。」（同上）

雖然抄得麻煩，但我總算已經被中國現在「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協力踏倒了。

但我願奉還「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榮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嘗研究過什麼呢，做學生時候看幾本外國小說和文人傳記，就能算「研究過他國文學」麼？

該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話』」說過，我笑別人稱他們為「文士」，而不笑「某報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權威者」現在不了，不但笑，簡直唾棄牠。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為例，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瀛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之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麼？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為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

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稱讚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構陷人家的罪狀」了。只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漢譯古事記神代卷(2)

八

生國土既畢，更生諸神。最初生大事忍男神，其次生石土比古神，其次生石巢比賣神，其次生大戶日別神，其次生大早比古神，其次生風木津別之忍男神，其次生海神，名為大綿津見神，背次生水戶之神，名為速秋津日子，妹速秋津比賣神。（自大事忍男神至秋津比賣神合計十神。）

九

此速秋津日子速秋津比賣二神分任河海的職司，所生諸神的名號是，沫那藝神，沫那美神，其次是類那藝神，類那美神，其次是天之水分神，國之水分神，其次是天之久比奢母智神。國之久比奢母智神。（自沫那藝神至國之久比奢母智合計神八神。）

十

其次生風神，名為那都比古神，其次生木神，名為久久能智神，其次生山神，名為大

山津見神，其次生原野之神，名為鹿屋野比賣神，亦名野椎神。(自志那都比古神至野椎神合計四神。)

十一

此大山津見野椎二神分任山野的職司，所生諸神的名號是，天之狹土神，國之狹土神，其次是天之狹霧神，國之狹霧神，其次是天之關戶神，國之關戶神，其次是大戶惑子神，大戶惑女神。(自天之狹土神至大戶惑女神合計八神。)

十二

其次所生的神的名號是鳥之石楠船神，亦名天鳥船神。其次生大宜都比賣神，其次生火之夜藝速男神，亦名火之炫毗古神，亦名火之迦具土神。伊邪那美神因生此子之故，陰部被火傷，乃臥病。從所嘔吐之物而生的神名為金山毗古神，金山毗賣神。其次從糞而生的神名為波邇夜須毗古神，波邇夜須毗賣神；其次從溺而生的神名為彌都波能賣神，其次是和久產巢日神。此神之子名為豐宇氣毗賣神。伊邪那美神因生火神的緣故，遂逝去。(自天鳥船神至豐宇氣毗賣神合計八神。)

伊邪岐伊邪那美二神凡生鳥壹拾四處，神參拾伍尊。(以上為伊邪那美神未逝去以前所生，唯自凝島并非所生，又水蛭子及淡島亦不列入數中。)

註六 大宜都比賣為食神，宜(可)與宇氣(DK)同訓作食，豐宇氣毗賣可寫作豐食姬，亦為掌食物之神。金山二神為礦山神，波邇夜須義云煉泥，係泥土肥料之神。彌都波能賣義云水利女神，肥料或灌溉之神，和久產巢日又寫作稚產靈神，亦司五穀生長之神也。

十三

于是伊邪岐神曰，「親愛的妹子呵，竟因一子之故而喪失了你麼？」乃匍匐於枕邊，復匍匐於足旁而哭，其時從淚而生的神名為泣澤女神，在香山畝尾之木本。既逝之伊邪那美神則葬於出雲國與伯伎國之境，比婆之山。

十四

於是伊邪那岐神拔所佩十握之劍，斬其子迦具土神之頸。劍鋒上血迸濺岩石而生三神，其名號是，石垢神，根垢神，石筒之男神，其次劍莖上血迸濺岩石而生三神，其名號是，速日神，極速日神，建御雷之男神，亦名建布都神，亦名豐布都神。其次劍靶上所積的血從手指間漏出而生諸神，其名號為闇淤加美神，闇御津羽津。

以上自石垢神至闇御津羽神合計八神，皆是因劍而生的諸神。

十五

被殺的迦具土神的頭化為神，名為正鹿山津見神，其次胸所化者名為淤膝山津見神，其

次腹所化者名為奧山津見神，其次陰所化者名為關山津見神，其次左手所化者名為志藝山津見神，其次右手所化者名為羽山津見神，其次左足所化者名為原山津見神，其次右足所化者名為戶山津見神。(自正鹿山津見神至戶山津見神合計八神。)斬火神的劍名為天之尾羽張，亦名伊都之尾羽張。

註七

右八神皆山神，次田註謂蓋因於深山幽谷中造劍之聯想。尾羽張(W. Habari)意謂鋒稜銳利，伊都嚴肅意。

十六

伊邪那岐神欲見其妹伊邪那美神，遂追往至於黃泉之國。女神自殿堂的羨門出來，伊邪那岐神說道，「親愛的妹子，我和你所造的國土尚未完成，請回去罷。」伊邪那美神答道，「可惜你不早來，我已吃了黃泉竈火所煮的食物了。但承親愛的吾兄遠來，我願歸去。且去與黃泉之神相商，請你切勿窺看我。」這樣說了，女神退入殿內，歷時甚久，伊邪那岐神不能復待，擊下左髻所插的木櫛，擊取旁邊的大齒，點起火來，進殿看時，乃見女神身上蛆蟲聚集，濃血淋漓，大雷在其頭上，火雷在其胸上，黑雷在其腹上，垢雷在其陰上，稚雷在其左手，土雷在其右手，鳴雷在其左足，伏雷在其右足，合計共生雷神八尊。

註八 黃泉國(Yomotsukuni)即「夜見

之國」(Yomi no kuni)的變音，意云冥土。日本書記稱作「根國」，祝詞又稱「底國」，謂在地下，但有時也以爲即在現世，如下文第八節即謂在出雲地方，猶中國之說在四川成都府也。

附記

現在分回登載者以本文爲主，除特別重要的神名略加註解外，餘均從略，當俟譯了成冊時，再就所能知道的逐一說明，併附加羅馬字的音讀。二月十五日。

馬建忠上李鴻章書

劉復

一 閱談之二

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是留法學生中的老前輩。他一生事蹟如何，我們不甚知道。又除交通一書以外，也沒有看見他什麼別種著作；因此頗有人疑心文通是馬湘伯代做了替他老弟張張門面的。

在會紀澤的日記（上海申報館光緒七年出版的會候日記）裏，光緒四年九月初八日條下，有馬氏寫給李鴻章的這樣的一封信：

四月以來，政治學院工課甚緊，考期伊邇，無暇將日記繕錄呈上。郭星使於四月下旬至法，五月初呈國書，札忠兼辦繙譯事務，並承多加薪水；長者之賜，忠何敢

辭？惟繙譯事少，不致荒功，無負來歐初意。五月下旬，乃政治學院考期，對策八條：第一問爲萬國公法，悉凡一千八百頁，歷來各國交涉與兵疑案存焉。第二問爲各類條約論，各以通商，譯信，電報，鐵路，權量，錢幣，佃漁，監犯；及領事交涉各事。第三問爲各國商例，論商會匯票之所以持信。於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專在機器之創製，而其要領，專在保護商會。善法美政，昭然可舉。是以鐵路，電線，汽機，礦務，成本較鉅，要之以信，不患其衆擎不舉也。金銀有限而用款無窮，以楮代幣，約之以信，而一錢可得數百錢之用也。第四問爲各國外史，專論公使外部密札要函，而後知普之稱雄，俄之一統，與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興，其故可顯縷而陳也。第五問爲英美法三國政術治化之異同，上下相維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變，美則不變而多蔽，法則屢變而屢壞，其故何在？第六問爲普比瑞奧四國政術治化。普之鯨吞各邦，瑞之聯絡各部，比爲局外之國，奧爲新蹶之後，措置庶務，孰爲得失？第七問爲各國吏治異同，或爲君主，或爲民主，或爲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法，審法之權，分而任之，不責於一身。權不相侵，故其

政事綱舉目張，燦然可觀。催科不由長官，墨吏無所逞其欲。罪名定於鄉老，酷吏無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權，即人人有自愛之意。第八問爲賦稅之科則，國債之多少。西國賦稅，十倍於中華，而民無怨者。國債貸之於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此八條者，考試對策凡三日，其書策不下二十本，策問之綱目蓋百許條。忠逐一詳對，俱得學師優獎，刊之新報，謂能洞隱燭微，提綱挈領，非徒鑽故紙者可比。此亦西人與我華人交涉日淺，往往存藐視之心，故有一知半解，輒許爲奇；則其奇之，正所以輕之也。忠惟有銳意考求，詎敢以一得自矜哉。忠自到巴黎後，多與當道相往還；而所最善者，則有彼之所謂翰林院數人，專講算，化，格致諸學，與夫各國政事替興之由。各國欽仰，尊如北斗。渠輩見忠考究西學，諄諄教誨，每勸忠考取彼國功名。對以遠來學習，祇求其實，不務其名。勸者云：「徒競其名，而不務其實，吾西人亦患此弊。然名之不揚，則所學不彰。故華人與西人交涉，時時或被欺賤。非華人之智短才疎也，名不揚而學不彰，則不足以服之也。且辦交涉以文詞律例爲主，講富強以算學格致爲

本。蓋中國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將來探礦釀酒，製機器，創鐵路，通電報諸大端，在在皆需算化格致諸學。我國以名，皆以此爲宗。子欲務實，意在斯乎。以子之所學，精而求之，取功名如拾芥，何憚而不爲耶？『忠以此說商之二監督，允其赴試。既應政治學院試，畢，然後乃試文詞。六月底試第一場，場期二日：第一日以臘丁文擬古羅瑪皇賀大將提都征服猶太詔，又以法文譯埃及希臘水戰臘丁歌章；次日考問輿圖，及希臘臘丁與法國著名詩文，兼問各國史學，復得宗師優獎，謂『願法人之與考者如忠，斯可矣』。一時在堂聽者，不下數百人，咸鼓掌稱善。而巴黎新聞紙傳揚殆徧，謂日本波斯土耳其人負笈巴黎者，固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舉人，而東土之人，獨未有考取文詞秀才者；有之，則自忠始也。忠念些須微名，而震撼若此，亦見西人好名之甚也。年終考文詞秀才第二場，兼考格致秀才：來年春夏之交，可考律例格致舉科。近日工課稍寬閑，至炫奇會游覽。四方之來巴黎者，較擊肩摩，多於平日數倍。但炫奇會所以陳各國新得之法，令人細玩，會終標獎其最優者，原以激勵智識之士。然而

礮之有前膛後膛，孰優孰劣？彈之貯棉藥火藥，何利何弊？附船之鐵甲，有橫直之分；燃海之電燈，有動靜之別；而水雷則有拖帶，激射，浮沉之不一；炮壘則有連環，犄角，重單之不同，均無定論，是軍法之無新奇者也。煤瘴之伏礦中，無定法可免；真空以助升降，無善術可行，礦務之猶有憾事也。機織之布，敏捷而不耐久；機壓之呢，耐久而不光滑；機紡之綢，價廉而無寶光，此紡之織猶待考求也。下至印書，釀酒，農具，大抵皆仿奧美二國炫奇會之舊式，并未創有新製。至於電線傳聲與電報印聲，徒駭見聞，究無大益。惟英太子之珠鑽玩好，法世家之金石古皿，獨關新奇，乃前此所未曾有。然此不過誇陳設之精，供游觀之樂，以奢靡相矜而已，豈開會之本意哉？但法人之設此會，意不炫奇而在鋪張。蓋法戰敗賠款後，幾難復振。近則力講富強，特設此會，以誇富於外人。有論中國賽會之物，掛一漏萬。中華以絲茶爲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綢，未見鋪陳；各山所產之茶，未見羅列。至磁器之不古，顧繡之不精，無一可取。他如農具人物，類同耍物。堂堂中國，竟不及日本島族。豈日本之管會，乃

其土人，而中華則委之西人之咎乎？以西人而陳中華土產，宜乎其見聞之淺也。有以質之忠者，忠惟云：『賽會伊有監會之人，余不敢越俎而謀，又何能詳言其故？』此巴黎炫奇會之大略也。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餘。初到之時，以爲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史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爲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爲要。護商會而其稅可加，則帑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爲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及入政治院聽講，又與其士大夫反覆質證，而後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論爲不謬也。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議院，似乎政皆從出；不知君主徒事簽押，上下議院徒託空談，而政柄操之首相與二三樞密大臣；遇有難事，則以議院爲藉口。美之監國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矣；乃每逢選舉之時，賄賂公行。更一監國，則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望其治，得乎？法爲民主之國，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爲朋比，除智能傑出之士如點耶諸君，苟非族類，而欲

得一優差，補一美缺，冥冥其難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忠自維於各國政事，雖未能窺其底蘊，而已得其梗概，思彙為一編，名曰『聞政』取其不徒得之口誦，兼資耳聞以為進益也。西人以利為先，首曰開財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國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廣言路，六曰嚴考試，七曰講軍政，而終之以聯邦交焉。現已稍有所集，但恨忠少無所學，舉重若泰山；涉獵不廣，每有辭不達意之苦。然忠惟自錄其所聞，以上無負中堂栽培之意，下無虛西人教誨之教，敢云立說也哉？

據曾氏說，馬氏是簡郎中，由『李相派至法國學院講求學術』的；他那時『年纔二十有，精通法文，而華文函啓，亦頗通暢，自達其意，洵英材也。』這是獎為『佳士』，為『通品』的意思。又『取原函稍為潤飾而錄存之』，乃是代將白話譯為文言的意思了！

馬氏信中所說的話，也有說得很對的，但也有瞎吹得可笑的，如將學校中的問答考試，作為策問之類（雖然策問也不過是亂調而已，但性質與校課不同）；也有胡鬧得該打的，如論炫奇會及論各國政體之類。但他既進法科，又兼進文理科，他的精神魄力，也着實可驚。雖然是『羊頭上搔搔，狗頭上摸摸』，結果只是做成了個『三腳貓』，但至少至少總比吃

飽了麵包牛肉專門坐咖啡打渾的好一點。

他那時把西洋的東西，混而通之看做湯糰大一個，名之曰西學，要將它一口吞完了回來，在我們看來，真是糊塗到萬分了。但這是當時一般士大夫的見解，並不是他一個人如此。我們能於知道西洋學術中也有許許多多的麻煩經絡，乃是我們生長於二十世紀中的人物的福緣，在他那時是誰也夢想不到的。

我們知道西學一個名詞之可笑，也就應該知道『中國學』一個名詞之可笑。因為在這一個名詞之下，洋方子也就把中國所有一切學問看做湯糰大一個；結果是喫到湯糰皮的已沒有幾個，喫到餡的更是千難萬難；普通只是呷了一口湯，或者是一口洗鍋水！

茶話丁

豈明

十 再關於伊索

以前在講明譯伊索寓言這一條裏說起在一八四〇年出版的意拾蒙引，近閱英國約瑟雅各（Joseph Jacobs）的伊索寓言小史，知道關於那本蒙引還有一件小故事。據他引摩理斯（R. Morris）在現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第三十九卷中發表的文章，云意拾蒙引出板後風行一時，大家都津津樂道，後來為一個大官所知，他說道，「這是一定說著我們！」遂命令將這部寓言列入違礙書目中。這個故事頗有

趣味，雖然看去好像不是事實。意拾蒙引是一本中英（？）合璧的洋裝小冊，總是什麼教會的附屬機關發行，我們參照現在廣學會的那種推銷法，可以想見他的銷行一定不會很廣的，因此也就不容易為大官所知道，倘若不是由著者自己送上去，如凱樂思博士（Paul Carus）之進呈支那哲學一樣。至於說官吏都愛讀意拾蒙引，更是不能相信。西洋人看中國，總當他是天方夜談中的一角土地，所以有時看得太離奇了。但這件故事裏最重要的還是意拾蒙引曾否真被禁止這一節，可惜我們現在無從去查考。

十一 艷歌選

艷歌選初編一卷，烏有子著，日本安永五年（1776）刻板，現藏東京上野圖書館。原書未得見，僅在湯朝竹山人編小咀選中見其一部分計二十六首，皆列俗歌原本，後加漢譯。愚虛氏序言云，『烏有先生嘗游酒肆，每聞妓歌，便援筆詩之，斷章別句，縱橫變化，翻得而妙矣。』（原係漢文，間有不妥處，今仍其舊，不加更正。）又例言云，

「和華相去遼遠，異言殊音，翻此歌以成彼詩，斟酌增減，各適其宜，要在通情取意，不必句句而翻之，字字而譯之，

「里巷歌謠，率出于流俗兒女之口，而翻之以成詩，自不得渾雅矣，間亦有難翻者，殆不免牽強焉。總是杯酒餘興，聊自玩耳，而

或人刊行於世，蓋欲使幼學之徒悅而誦之，習熟通曉，乃至於詩道也。固非近時狡兒輩侏離之言，自以為詩為文，鑿諸梨棗，但供和俗願笑，假使華人見之則不知何言之比也。世人幸詳焉！

日本十七八世紀是尊重漢學的時代，所以翻譯俗歌也要說是詩道的梯階，其實這位鳥有先生的意思似乎不過在表示他的詩才，挖苦那些「狡兒輩」罷了。他的譯詩，看上邊的例言可以知道是不很「信」的，但是有幾首却還譯得不壞，今轉錄於下，不過他是學絕句和子夜歌的，所以他的好處也只是漢詩的好處，至於日本俗歌的趣味則幾乎，大有了。

其一

縱不遇良人，但願得尺素。
尺素如可得，良人似還遇。

其二

濃艷花柳枝，枝高不可折；
徒羨雙飛鳥，妾心獨斷絕。

其三

春宵君不見，獨對落花風；
伊昔情無盡，只今歡已空。

其四

昔時本相值，但含眷戀情，
更堪今夕別，暗淡聽鐘聲。

其五

淒涼獨酌酒，聊欲忘憂思；

憂思不可忘，獨酌難成醉。

其六

歌送東關人，舞迎西海客；
為月還為花，春朝復秋夕。

其七

門前櫻正發，何事繫君駒？
君駒嘶日躍，非飛兩庭衢。

其八

郎首欲迎妾，妾身寧得行？
行程五百里，風浪轉相驚。

其九

閨裏通宵臥，擁歡何限情，
任他窗外月，此夜日陰晴。

啊！大家忘記！

林 憾

我自少時就很愛詞曲，著手寫新詩之後，曾填了幾首詞，因為韻律的緣故，都是文言的，不過近於白話，且不用典故。前天在船上偶然得了一個情感，填成白話詞三首，雖然有點破壞舊詞的韻律，但情感意思却表現得很好，而語氣也極自由。這是我意外的成功，所以敘了幾句。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一 金樓曲

「待我忘了你

讓我們大家分手，互相忘記！

想著春間初相遇，

一見真成知己，——

只盼望在今生裏，

我們愛戀成夫婦，——

又誰知霎時的別離，

你已是別人的！

「多情自古傷別離。

況今番將要永訣，傷心而去！

此後一生孤零著，

生活更無趣味！

要忘記如何忘記？

若是心神直戀愛，

今生緣結來生裏。

啊，別了，我和你！」

二 模魚兒

「我真必要和郎去，

又恐耽誤了你。

你怎堪世人譏諷，

怎堪禮教仇視。

唉，愛的！

你為我犧牲恐怕太不值。

我耽誤你，

還不如傷心大家分手，

永遠相分離。

「我真是不願偷生在世，

但希望再見你。

愛情若是真濃摯，
形體任他分離。

唉，愛的！

雖然我此身不要隨郎去，
心神屬你！

直到萬千年還相守著，
不要相忘記！

三 鶯啼序

「這般的悲傷怨惻，
真不如死去！

心中充滿著悲哀，
不如變了顛癡！

這般的留戀惜別，
不如永不會相遇！

你不如把我忘懷，
當為死去！

「幾月愛戀，現在追想
像在春夢裏。

但心裏情愛真真，
怎能常常忘記？

雖然心神相記念，
怎能慰安著分離？

再留戀，又恐流言
毀傷了你。

「戀情別恨，填塞心胸，
你那兒說起！

痛恨著世情變幻，只有我們
情愛依然，不能灰去。

你真有意，同逃世外，

由他社會譏和刺。

若我們今生不分離，

何等甜美！

但艱苦和災殃，

又須帶累了你！

「追傷往事，感想將來，
決犧牲一己！

為著你家庭安樂，忍著心腸

割斷情絲，決然分離！

今生長別，今生永訣！

蒼天啊，我們別了。

把心中的我撇開去！

今生不再見，

不再相思，大家忘記！

啊，大家忘記！

致川島

川島兄：

那個「閒話……閒話」事件自從徐志摩先高

呼「帶住」以後我以為已經完結了，現在因為

令友的懷疑又引起討論，這是出於我意表之外

的。關於你的答問我有兩點要說明一下。因為

都與我略有關係。

一，是關於「刀筆」的話。我聲明「不是現

代評論社的別一位」說的，因為這是替陳源先

生以外的人辯明，是由我負責說的，——我始

終沒有聽到關於他們諸位的流言。替陳源先生

辯明的話，則是 據C君後來告訴我的話。

我不能將陳源先生和別的各位同樣地代為聲
明，所以分別言之，倘若以為這里有陷害良善
之意，則未免冤乎冤哉也。

二，是語絲的廣告。我做了那個廣告之後
屢次聽人家非難，說有指斥現代評論的嫌疑。

現代評論進款二千元的流言我也早已聽到，不
過我也並不留意；這于我屁事呢？用別人的錢

的期刊天下儘多著哩，況且這是一種北京所多
的「流言」。不過語絲之不用別人的錢却係事

實，不妨拏來發表，不管人家用不用或用的多
少。我的意思像那打拳的一樣，只是吹吹自家

的法螺，推銷堆在面前的跌打損傷膏藥，並不
是在罵人，這一點要請王君諒解。但是因為我

是刑名師爺的同鄉的緣故，疑心我的文章裏都
有陰險的暗示，以致得罪了人，那麼這也是沒

法，——將來或者只好將廣告改過。

你說我在裝紳士，這或者是對的。我決不
是紳士，但是有一種疑古玄詞式的「端午喫月

餅中秋喫粽子」的怪脾氣，有時候喜歡學學紳
士，雖然不擺架子却想擺身分。日前讀獨步病

牀錄第二卷，有一節云，

「不恥敵多，但須選為敵之人。如有卑鄙
之敵，即此已是敗北，已是恥辱了。」

這雖是老牛常談，却令我很是佩服。我寧
願人家疑我是造陳源先生的流言，不願再抄鬧

下去。這是我所以做偽君子的緣故。十五年三
月一日，聲明。